

▼ 李轶 著

繁华都市中暗潮涌动
笑靥如花后是冷暖情仇的感叹……

倾城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

繁华都市中暗潮涌动，
笑靥如花后是冷暖情仇的感叹……

李轶 著

御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

· 昆明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蚀 / 李轶著. —昆明: 云南科技出版社,
2011. 5

ISBN 978 - 7 - 5416 - 4663 - 8

I. ①日…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 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99558 号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云南新闻出版大楼 邮政编码: 650034)

昆明理工大学印务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24.50 字数: 339 千字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9.80 元

开篇词

如果爱情可以重来，我将拥你入怀，永不放弃。如果人生可以选择，我将放弃追逐，与我爱安然入眠。可是日蚀打乱了方阵，一切竟然是开始时的懵懂和迷茫，我们对人生、爱情、和对自己的判断都只有一次的机会，我们在仅有一次的机会，我们在仅有一次的世间浮沉。

第一章

一

这是一个晴天丽日的早晨。

临安市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一条江水蜿蜒而过，两岸芳草萋萋，绿树成荫，一派现代都市美景。

街道上时髦的都市女郎，悠闲的老头老太，匆匆追行的自行车，人群拥挤的公共汽车，忙着疏导车流的交通警察，兜售东西的小商小贩，显尽都市百态。

一群人在广场上放风筝，有一个小孩手搭凉棚，抬头看着天上的风筝，爷爷眯缝着眼专注地放着风筝。

突然，阳光渐暗，天空象拉上了一道黑幕，渐渐完全黑去。

黑暗中，已看不清人影，但可以听到嘈杂惊恐的声音，一个清脆的童声惊慌地问道：

男孩：爷爷，怎么了？

爷爷：不要怕，这是日食。

二

富丽皇大酒店会见厅里春意融融。大厅墙上悬挂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天宁省暨马来西亚环球国际投资集团林浆纸投资合作项目草签仪式”。

大厅里官商聚集，人人春风满面，喜笑颜开。

天宁省省委书记陈向明、副省长罗雨田陪同环球国际董事长黄绍良闲聊着。

陈向明：黄老板一次向天宁砸出 20 亿美元，天宁拿出 4 平方公里的资源进行合作，都是大手笔呀。这个项目砸了，我就只能回家卖红薯了。

黄绍良：我也只有回吉隆坡重新给人擦皮鞋啰。

两人相视而笑。

罗雨田：黄老先生，向明书记已多次强调了这次合作对天宁的意义，各部门也统一了认识，为了不让你们二位回家擦鞋卖红薯，各部门会齐心协力，一路绿灯的。你看，各路诸侯都到了，万事俱备，只欠周瑜了。

黄绍良：抱歉。凯丽，看看孟勋怎么啦。

刘凯丽，环球国际集团中国大区副总裁，一个 34 岁的单身白领丽人。

刘凯丽趋前一步：先生，还差 5 分钟，放心，夏孟勋从不迟到的。

省委秘书长孙彬快步走过来，听到在说夏孟勋，接口说道，

孙彬：哦，我们二十分钟前还跟夏总联系过，告诉他几个头头都到了，他说正往这边赶，可能快到了吧。给大家报告个事，刚刚出现日食，白天象黑夜一样，现在亮开了。

罗雨田关切地：正常吧？

孙彬：没有异常报告。

黄绍良兴奋地说：难得，难得。老夫落地那天，也出现日食。今年我刚好 70 岁，又看到日食。吉兆、吉兆啊。

陈向明：看来，你选择投资天宁是对的，连老天爷都……

魏宏：书记。

省委书记秘书魏宏慌慌张张跑来，同一个外宾撞了个满怀。陈向明不满意地转身看向另外一边，孙彬赶忙圆场道：

孙彬：小魏，慌什么？

魏宏：出事了，夏孟勋出事了。

众人十分惊愕。

魏宏：刚才出现日食，全城漆黑。夏总在我们附近的一个路口的地方被人砍了，省委警卫处的人赶过去，认出是他，已送到医院去了，说有生命危险。

刘凯丽：那我们先签字吧，随后再……

黄绍良摆摆手：陈书记，罗省长，夏孟勋虽然只是我一个地区公司的总经理，但人命关天，我想先去看看他的情况，你看……

陈向明：对，我让罗副省长去看看，您就……

黄绍良明白陈向明的意思，慨然道：谢谢陈书记的美意，但绍良活了 70 岁，

打拼了这么多年，什么阵仗没见过，不用为我担心。

陈向明：那好，老罗，你陪黄董事长这就过去。孙彬，你负责协调各方面，确保夏孟勋不能出事。魏宏，我要王冰封的电话。

三

省公安厅厅长王冰封坐在车里，脸色严肃地讲电话。

王冰封：陈书记，我已经知道了，我正往医院赶。是……是……明白，是，是，再见。

王冰封接着拨手机：高志兵，你现在在哪？

电话里传来高志兵的声音。

高志兵：我跟在你车后。

王冰封回头看到一辆警车闪着警灯正紧跟着自己。王冰封笑着关了手机。

王冰封：这个高志兵，鬼机灵，他怎么知道我要找他。

司机：刑侦处长嘛。

几辆车飞驰而来，罗雨田、黄绍良、刘凯丽钻出车来，走进急诊室。

高志兵和王冰封的车冲进来，停稳。两人一脚前一脚后地往急诊室走。

高志兵：厅长，你肯定又说像我像狗一样嗅上你啦。

王冰封不说话。

高志兵：你想，砍了谁不好，砍了夏孟勋，这还能不惊动厅长您，惊动了您还能不劳动我？

王冰封：知道就好，这案子要破不了，你自个找个最高的楼，没人拦你。

高志兵：那算不算因公牺牲？

王冰封：呸。

说着几个人一阵风似地刮到了医生办公室，医生正在介绍情况。见罗雨田、黄绍良等人已经到了，王冰封、高志兵悄悄闪进门，坐在众人后面。

医生指着片子：从CT片和X光片子显示的情况，伤者全身上下共有7处刀伤，全是开放型损伤。其中最重的两处创伤在这，右颅颅骨被刀砍出长达五厘米的创口，伤及颅下一公分，但没有伤及脑组织。还有这，伤者被人在左颅砍了一刀，伤口长达十厘米，深入组织两厘米，所幸的是还差两厘米没有砍中颈动脉，否则……

高志兵突然站起来，脱口而出：从手法上看很像职业杀手所为，很专业。

罗雨田、黄绍良等人惊异地回过头来，罗雨田看到王冰封，点了点头。

高志兵自觉失态，不好意思地坐下。

医生：警官的话可能有些道理。从我们医学的角度讲，伤者的两只脚各被砍了一刀，伤及肌腱。两只手各被砍了一刀，伤及尺骨、桡骨，还有背上有一刀。但这些创伤都没有危及伤者性命。现在对伤者正进行清创缝合。由于伤者失血过多，还需要输入 1000CC 的血浆。

高志兵悄悄闪出门，众人都没有察觉。

罗雨田不放心地：医生，夏总，哦，伤者确实不会出大的问题吧？

医生：罗副省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从医学的角度讲，科学没有绝对，只能说从目前的情况看是这样，但还要看发展。

医生看到大家过于紧张，随即一笑。

医生：放心，医学现在这么发达，这点皮肉伤，我保证。

高志兵来到护士站看到没人，拿起挂着的一件白大褂穿上，取下警帽，挂在衣帽钩上，戴着医生的帽子走向手术室。一个护士走进护士站，看到挂在衣帽钩上的警帽，诧异地左右看看。

高志兵推开手术室的门，同里面出来的一个护士撞了个满怀。护士极不高兴地看着他。

高志兵：对不起，心外的，来会诊。

护士示意高志兵进去。

高志兵进到手术室，见手术正在进行。手术医生看到高志兵有点诧异，停了下来。

高志兵亮出证件：我是省公安厅刑侦处处长，案情重大，必须先来取证，请继续。

高志兵随手拉把椅子坐在夏孟勋的头旁，医生继续手术。

高志兵：你要挺住，医生说你没事的。

夏孟勋：我清楚，他们不会要我的命。

高志兵有点诧异：为什么？

夏孟勋：因为这不是他们的目的！

高志兵：他们是谁？

夏孟勋：森龙集团。

高志兵：森龙，哪个森龙，是做纸的那个？

夏孟勋：对。

高志兵：先说说你被砍时的情况吧。

夏孟勋：这不重要，是金跃飞指使干的。

高志兵：金跃飞，森龙总裁？你怎么这么肯定是他？

夏孟勋：他和我一直在竞争这个项目，他想阻止我。

高志兵：你清楚你在说什么吗？

夏孟勋：我脑子很清醒。

高志兵下意识地抬头看看脑电图监视仪。

高志兵：你在现场看到金跃飞，或者有什么证据吗？

夏孟勋：没有。

高志兵：那为什么这么肯定是他。

夏孟勋：是直觉，是因为我身在事件当中，我是当事人，我最明白。

高志兵：我们还是先来谈谈当时的情况。

夏孟勋：这不重要。

高志兵：这是重要线索。

夏孟勋：你们有线索也找不到，我了解他，他做事从来天衣无缝，极其周全。

高志兵：你还是要说。

夏孟勋：我要说的就这些，现场很多人都看到了，你找他们。

高志兵：我想听听你的……

夏孟勋眼睛看朝一边坚决不再开口。

沉默了一下，高志兵没法，只好站起来，转身走出手术室。

四

夜已经很深，省公安厅刑侦处会议室里烟雾腾腾。高志兵极烦躁地将手里的烟蒂狠狠地摁在烟灰缸里。

高志兵：我再说一遍，说话简单点。二组，二组，“面条”。

被称作“面条”的包林，细长绵糊，站起来就像煮烂了被挑起来的一根面条。

包林：处长，

高志兵不耐烦地挥挥手。

包林：我们组到天文台了解过了，今年发生在临安的这次日食是日全食，请看大屏。这是太阳，这是月亮，这是地球。朔日，农历每月初一，也就是每年的月亮，准确说是月球运行到太阳的中间这天，如果月亮掩蔽太阳，便发生日食。日食有全食、偏食、环食三种形态，今年发生的临安日全食，从初亏开始。

高志兵：说通俗点。

包林：是，处长。也就是说，太阳开始变黑到完全黑掉是1小时45分，完全黑掉又到透出一丁点光，是4分47秒，从一丁点光到全部透亮是59分48秒半。也就是说……

高志兵：作案时间只有4分47秒。

包林：是。

高志兵：猴子。

被称作“猴子”的侯文涛极干练地报告道，

侯文涛：市路灯处介绍，天全黑下来时，他们按上级要求开了全市的路灯，但由于人工手动的原因，比原定的时间晚了一分半钟左右。也就是说，这一分半钟时间里，全市一片漆黑，道路上的车辆一时都未打开车灯，都减速甚至停车。这时，夏孟勋的车刚好行至富丽皇大酒店前街口。天突然黑了，前面的车停了下来。夏孟勋伸头看天。突然，四条劲装打扮的汉子扑向夏孟勋。他们把夏孟勋拉下车。四个人挥动手中的长刀。夏孟勋倒地，抬手做本能的抵抗。等路灯亮的时候了，四个人又都不见了，只剩下血肉模糊的夏孟勋倒在车旁。

侯文涛：从接近夏孟勋到动手、离去，整个过程不到30秒。

高志兵：群调。

侯文涛：调查了目击者39个人，包括放风筝的一个老头，一个小孩。都说由于突然天黑，眼睛短暂失明，都只看到这四个人的影子，却没有看清面目，他们都说这四个人来无影去无踪，像鬼魂一样。

高志兵一抬手：一无所获，还要饶舌。技侦，技侦处谁来？

徐冰妍声音细细的：是我。

高志兵眉头一挑，眼光温柔了许多。

徐冰妍怯怯的：由于现场极度混乱，已无法准确取证。我们也是一无所获。

高志兵：现场破坏严重，这不怪你。

有人偷偷的笑出了声。

高志兵装做没听见。

高志兵：这个案子牵扯到 20 亿美元。份量，我不说了，线，全断了。断了也得找，要不，要我们干什么？各组按日常分工继续操练，当然还得请技侦的同志紧密配合。处里的同志要关心好技侦的同志。

面条：我们会像家里人一样关心。

高志兵面无表情的说了声：散会。众人纷纷起身散去，徐冰妍从人缝中看了高志兵一眼，高志兵收拾好笔记本，眼睛根本没看落在人后的徐冰妍就走出了会议室，徐冰妍有点失落地看着高志兵的背影。

五

王冰封、高志兵及几位领导在王冰封会议室里开会。

高志兵：根据我们一天一晚的侦察，可以初步得出这样的结论。夏孟勋被砍案件是一件有预谋的事件，但这一事件应是一件单纯的刑事案件，具体原因还要进一步侦察和需要夏孟勋的配合。现在夏孟勋一口咬定是森龙集团金跃飞指使所为，说其目的是想搅黄环球国际集团同省里的林浆纸合作项目。经过初步排查，很难找到有力的证据支持。由于森龙集团是省内著名企业，而金跃飞是受过表彰的青年企业家，属于有影响力的炸弹型人物，弄不好，炸弹引爆，震动太大。因此我们都采用了保守疗法，对夏孟勋的证词，取而不用，对金跃飞也采取留院观察。倒是有一条消息我们很感兴趣，说金跃飞的前任秘书郭怡菲跳槽到了环球国际，当上了夏孟勋的秘书。这小女子可不寻常，首先是姿色过人，再就是聪明透顶，用她的话说，只要她想投资，没有买不到的男人。据说她在夏孟勋和金跃飞两边都投了巨资。她最近和夏孟勋好象有点不太掂对，会不会投资失败后……

经济侦察处处长张华杉接口道：情场失利，变成仇杀。俗，俗不可耐的警匪片剧本。你最近是不是电视里的连续剧看多了。

高志兵：那你经侦处来点有创意的。

张华杉：这事跟我们经侦可没什么关系啊，别拉我们垫脚。

王冰封：别你们我们的啦，在座的跟这事都有关。省里陈向明书记亲自过问这事，省里决定成立由我任组长，市局郑万里局长任副组长，省厅刑侦处高志兵

处长任副组长的专案组。专案组组成人员还有省厅经侦处处长张华杉，市局刑侦大队马强副大队长，省局技侦处的徐冰妍。小徐怎么没来？

张华杉：她说这是高层会议，她一个小兵不便来。

高志兵：不，不，不，她正在做样本分析。

王冰封：这个丫头，什么都好，就是娇骄二气太盛。好了，今天的会就是搭建班子，班子有了，日常工作由高志兵负责，张华杉听清楚了？

张华杉：嗯。

王冰封：散会。

六

黄绍良端坐在宾馆豪华套房客厅里的沙发上，几个高级助手环绕着他。

黄绍良手拿烟斗，诧异地问道，

黄绍良：完了？你们要告诉我的就这些？

总裁助理刘毅铭唯唯诺诺地，

刘毅铭：是的，黄先生，我们知道的就这些。中国警察部门已深入介入这事，但他们也觉得还要些时间。

黄绍良不满意地挥挥手，打住了刘毅铭。

气氛有点凝滞。

刘凯丽：黄先生，我有两点意见。

黄绍良：你说，凯丽，坐下说。

刘凯丽毕恭毕敬站着说道，

刘凯丽：第一，夏孟勋案件应同本集团联系在一起，但又不能影响本集团的战略目标。我建议，努力多年的同天宁省的林浆纸项目要迅速签字启动，这无论从哪方面讲，都会让我们占据主动。第二，对于夏孟勋说的森龙集团的事，我们不能轻信一词而影响我们同森龙的关系。毕竟环球国际能在天宁有所发展和站稳脚跟，靠的还是森龙。森龙现在是我们在天宁最大的竞争对手，同时也是我们的最大合作伙伴。

黄绍良盯视着刘凯丽。

刘凯丽：但我们确实要重视夏孟勋所说的情况，不排除森龙同我们抢项目，争市场的动机，特别是森龙长期拖欠环球国际巨额货款一事，更不能置之不理，

环球国际天宁公司陷入财务危机，可以说同森龙有直接关系，这也极大地限制了环球国际在天宁的发展，使环球国际天宁公司失去了作为环球国际进军中国的西部，参与中国西部大开发的桥头堡的作用。因此，我认为，不论森龙在夏孟勋案件中介入有多深，但环球国际和森龙的债务问题不能不清算。

刘凯丽说完，室内再次沉寂下来。

黄绍良靠在沙发上静静地抽着烟斗。

几个助手用目光交流着。

黄绍良用烟斗有节奏地敲着烟灰缸，把烟末抖出来。

黄绍良站起身，慢慢走到写字台前，坐下，开始写信。

黄绍良把信封好，站起身来。

黄绍良：毅铭，这是我给陈向明书记的一封信，你交给魏宏秘书转陈书记。凯丽，我想到医院看看孟勋，你陪我去。最后宣布两项决定，第一，我今天晚上飞吉隆坡；第二，孟勋住院期间由中国大区副总裁刘凯丽小姐全权负责环球国际天宁公司的业务和林浆纸项目的后续工作。就这样。

黄绍良转身慢慢走出门去。

黄绍良走出大堂，司机把车开了过来，门童把门打开，黄绍良正要钻进车，刘凯丽快步过来搀扶他。

黄绍良回过头来，不悦地说，

黄绍良：凯丽，我还没老到要人扶。

刘凯丽：你都 70 岁了。

黄绍良钻进车，刘凯丽也上了车。

黄绍良：70，70 又怎么了，很老了吗？去医院，看夏孟勋。

车动起来。

刘凯丽：我今年才 34 岁，可您一见我就说，凯丽你都这么老了，还不赶快嫁人。我 34 都“这么老了”，您 70 还不老？

黄绍良被刘凯丽逗得哈哈大笑。

黄绍良：好好好，算我错，不过你都这么大了，真该考虑一下这事了。上次上海陈副市长给你介绍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刘凯丽脸看着车窗外“哼”了一声。

黄绍良：你别哼，象你这么厉害，还真没男人敢要你，到你老了，你才哼呢。唉，我那老五，对你倒是一见倾心，可惜是个绣花枕头。

刘凯丽转过头来：黄董，我怎么敢高攀家驹呢？

黄绍良：那家驹呢？他刚离婚。

刘凯丽：更不敢啦。咦，黄董，你今儿怎么跟婚介所的一样，不把我介绍出去咯你眼啦？

黄绍良身子往后一靠，郑重地说道，

黄绍良：有一个人倒真的很适合你。

刘凯丽好奇地转过脸来。

黄绍良：夏孟勋。

刘凯丽噗嗤一声笑了起来。

刘凯丽：夏孟勋，夏楞子。

黄绍良：夏楞子不楞，他这（指指脑袋）灵着呢！有的人是绣花枕头，里面一包草，不中用。我用他用晚了。他在天宁公司当副总时，就发现了森龙利用天宁公司总经理林文祥给予的授信担保，大量吃进环球国际的产品。用环球国际的产品编织了自己在天宁全省的营销网络。使他自己从一个只有 20 万元家底的小企业，在三年内发展成为在天宁纸业举足轻重的龙头老大。虽然森龙的发展客观上也带动了我们在天宁站稳脚跟，但代价太大，由于过分依靠森龙搭的桥，我们实际在天宁除了有森龙一个市场，一个大客户外，别无其它的市场和其它大的客户。我们实际上陷入了森龙给我们编织的市场黑洞里。离开森龙，我们寸步难行，金跃飞牵着我们的鼻子走。

刘凯丽：我在马来西亚公司时，隐约听别人说起过天宁这边的事。

黄绍良：金跃飞这小子不错，他从 20 万起家，抓住环球国际刚进天宁市场，路数人头不熟的机会，利用环球国际的授信担保，不仅做大了自己，还使森龙套牢了环球国际。后生可畏呀，做生意就该这样。但夏孟勋不是好耍的，他发现这个问题，给我报告，要甩掉森龙，另辟市场。金跃飞怕环球国际这根过河拐杖变成夏孟勋手里的打狗棒，下了很令人不齿的一步棋，他不是靠诚信同其它公司争取环球国际的产品，而是靠恶意拖欠环球国际货款，让环球国际和他紧紧拴在一起。甩掉他，他就以失去市场无法偿还为理由，使环球国际大笔贷款无法收

回，不甩他，他就永远套牢环球国际。

刘凯丽：吸血虫，寄生虫。

黄绍良：为这，我撤换了林文祥，让夏孟勋当上了天宁的老总。夏孟勋一上任，就跟金跃飞斗法过招，这一年多来，森龙的日子越来越难过。所以，孟勋说他的事同森龙有关，我看有点道理。

不一会，车子到了医院，黄绍良，刘凯丽下车走进住院楼。

夏孟勋斜靠在床上，气色好多了。

黄绍良坐在床头，刘凯丽削着苹果。

夏孟勋：董事长，您已经过来了，怎么还来？

黄绍良：我今天晚上要飞吉隆坡，再来看看你。你跟家骏、家驹年纪差不多，从这点说，都是我的孩子。

夏孟勋眼睛有点湿润。

黄绍良：孟勋你什么都不用说，你心里是什么样的棋谱我知道。

刘凯丽：来，吃点苹果。

夏孟勋：都吃，都吃点。

黄绍良：我要走了，我把凯丽留下了。今后天宁方面的事，你们俩商量着办。

夏孟勋：在业务上我过去同刘小姐有过交往，我会配合好的。

刘凯丽：叫我凯丽就好，不用客气。

黄绍良：是，天宁的市场对环球国际太重要了。所以我放了两员大将在这里。凯丽，你对我说的两点建议很有见地，所以我让你留下处理孟勋住院时的环球国际业务。但孟勋的棋谱我也很清楚，可能也很有道理，继续下吧。

夏孟勋：董事长，森龙……

黄绍良：不要说，好好休息。我也该走了。

黄绍良站起身，同夏孟勋握了握手，走了两步又转过身来。

黄绍良：我17岁在一家美国餐馆打工。有一天生病了，我向老板借钱，他说，你要是真病了，我可以借给你一百美元，甚至更多；但假若你骗我，我一个子都不给。他又说，你们中国人爱赌博，肯定是骗我的钱去赌博。美国老板的钱我没有借到，但我借到了一条终身做人的原则。这就是决不骗人，也不容许别人骗我。

说完，黄绍良走出病房。

夏孟勋思绪万千的看着黄绍良的背影。

黄绍良、刘凯丽从夏孟勋的病房出来，向电梯口走去，几个穿着体面入时的男青年手捧鲜花，提着营养品迎着黄绍良他俩走过来。

刘凯丽抬头看见走过来的那几个男子略显有些吃惊。其中一个相貌英俊、儒雅的男青年也看到了刘凯丽，他大方热情地向刘凯丽打招呼。

刘小姐，来看夏总啊。哦，不用介绍让我猜猜，我想这位一定是黄绍良总裁吧。

刘凯丽：是。黄先生，这就是森龙纸业集团总经理，金跃飞。

黄绍良微笑着打量金跃飞。

黄绍良：没想到这位酷哥竟是我在天宁的最大合作伙伴。

金跃飞谦恭地笑道：老爷子，我怎敢配是环球国际的最大伙伴，我是托您的福，跟您还有孟勋他们学着做点事，这几年有点发展罢了。哦，对了黄董，看到报纸上说您来了天宁，一直想来拜访，但一想，我只是个晚辈小生，加上黄董您应酬多，所以没好意思打扰您，没想到今儿遇上您了。能不能今晚请您老吃个便饭，一来感谢环球国际对我的提携，二来呢，我还要当面请教生意上的事儿。

黄绍良：跃飞，很不巧啊，我今晚要回国了，下次再找机会吧。业务上的事，你多同刘副总裁和孟勋沟通沟通，好吧？

金跃飞：好的，黄董，祝您老一切顺利，我去看看孟勋。

黄绍良温善地同金跃飞握手道别，金跃飞微笑着向刘凯丽点点头，翩翩而去。

黄绍良回头看了一眼金跃飞的背影。

黄绍良：是个翩翩公子。凯丽，你去看看孟勋，别叫他失了我们环球国际的礼节，让后生小看了老头子。

刘凯丽：老爷子，我送您回宾馆。

黄绍良：不用，你去看看，我不放心。

刘凯丽：那好，晚上我送您去机场。

黄绍良点点头，一人转身离去。

七

金跃飞等人推门进到病房。

躺在病床上的夏孟勋看到金跃飞有点惊讶，挣扎着起身。

金跃飞抢前一步扶住夏孟勋。

金跃飞：别动，躺好。

金跃飞关切地看着夏孟勋，眼睛里充满了伤感。

金跃飞：伤得不轻啊。

夏孟勋笑笑：没什么，皮肉伤。还真得感谢他们手下留情呢。

金跃飞：还说皮肉伤，你都上了报纸的头条了，全临安都在说你的事，说你被砍成血人一个。

刘凯丽推门进来，默默地看着眼前的两个男人。

夏孟勋淡然一笑：没什么，死不了。

金跃飞依然关切地：今后要多加小心，出门带个伴。

夏孟勋突然慨然道：我夏孟勋还不至于像个娘们吧？

他瞥眼看到刘凯丽，忙刹住话头。

金跃飞：孟勋，我不是这个意思。本来我昨天就要来，但公安局的到公司找了我了解情况，耽搁了。

金跃飞这么一说，夏孟勋有点尴尬。病房里气氛有点别扭，金跃飞宽厚地说，

金跃飞：没什么，公安了解情况，这很正常，我也希望能提供点有用的线索，争取早日破案。

夏孟勋更显局促。

夏孟勋：坐，坐下说。

金跃飞：不了，人太多，空气不好。你好好休养，我改天再来看你，生意上的事，等你出院了再说。

说着金跃飞接过随从手里的鲜花放在床头柜上，悲怜地拍拍夏孟勋的肩。

金跃飞：走啦，孟勋。再见，刘小姐。

刘凯丽忙答应着：再见。

刘凯丽目送着金跃飞等人走出病房，回过头来看着仍然略显不安的夏孟勋。

夏孟勋：你一定在想，这样一个人，怎么会砍人。

这一次轮到刘凯丽尴尬了，夏孟勋确实说中了她的心事，刘凯丽眼神有点飘忽。

夏孟勋：我身在其中，我是当事人和他打了四年交道，比谁都了解他。